



ANGZHOU FOJIAO
WENXIAN JICUI

杭州佛教 文獻集萃（第一輯）

第十二冊

董 平◎主編

◎ 宗教文化出版社

杭州佛教

文獻集萃（第一輯）

第十二冊

董 平◎主編

宗教文化出版社

目 錄

明本禪師集

整理说明	(6029)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邱 環 (6035)
進天目中峰和尚廣錄表	(6036)
降賜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入藏院劄	(6039)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序	(6041)
重刊中峰和尚廣錄序	(6043)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6045)
示衆	(6045)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下	(6059)
示衆	(6059)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	(6083)
小參	(6083)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三	(6088)
拈古公案略舉詳見諸錄	(6088)
頌古	(6094)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6100)

法語	(6100)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6115)
法語	(6115)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6133)
法語	(6133)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6145)
法語	(6145)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六	(6158)
書問	(6158)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七	(6165)
佛事	(6165)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八	(6169)
佛祖讚	(6169)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九	(6180)
自讚	(6180)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	(6188)
題跋	(6188)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6193)
山房夜話上	(6193)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中	(6207)
山房夜話中	(6207)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6223)
山房夜話下	(6223)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6237)
信心銘闢義解上	(6237)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中	(6255)
信心銘闢義解中	(6255)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下	(6270)
信心銘闢義解下	(6270)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6287)
楞嚴徵心辯見或問	(6287)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6297)
別傳覺心	(6297)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6304)
金剛般若略義	(6304)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六	(6316)
幻住家訓	(6316)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6321)
擬寒山詩	(6321)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6341)
東語西話上	(6341)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6354)
東語西話下	(6354)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6363)
東語西話續集上	(6363)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6375)
東語西話續集下	(6375)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6388)
賦	(6388)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二	(6392)

記	(6392)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6401)
歲銘	(6401)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6406)
序	(6406)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6414)
說	(6414)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6426)
文	(6426)
疏	(6428)
雜著	(6430)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上	(6435)
偈頌	(6435)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下	(6445)
偈頌	(6445)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6450)
偈頌	(6450)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6457)
偈頌	(6457)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6473)
偈頌	(6473)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峰和尚行錄	(6480)
有元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6487)
有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6490)
謝降賜中峰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6495)

天目中峰和尚雜錄	(6496)
天目中峰廣慧禪師語	(6497)
天目中峰和尚普應國師法語	(6537)

明本禪師集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天目中峰和尚雜錄

(明) 慈 寂 等編

邱 環 校點

整理說明

明本禪師(1263-1323),俗姓孫,錢塘今杭州人,號中峰,是元朝臨濟宗著名高僧,有“江南古佛”之稱,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據史料記載,明本自小與佛法宿緣深厚,出生時便顯異相,其母李氏懷胎十月,分娩前夜夢一僧持燈籠至其家。據稱明本纔離繇襌,便跏趺而坐,甫能說話,就喜歌梵唄,凡嬉戲必為佛事,稍通文墨,就誦經不止。七歲時習《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九歲因喪母輟學。至十五歲時,自守佛戒,禮佛燃臂,發誓終生歸向空寂。每日誦讀《法華經》、《圓覺經》、《金剛經》等諸經,日夜修行不怠。二十歲時,因讀《景德傳燈錄》產生疑惑,志在參省。二十四歲時,前往天目山參高峰原妙禪師。妙公是當時非常著名的高僧,為人孤峻嚴冷,對弟子要求非常嚴格,從不假辭色,但一見明本,便欣然而笑。明本入妙公門下不久,因誦讀《金剛經》有省,此後內外經典,無不融通,但明本並不認為這是開悟,而是識量依通。二十五歲,從高峰原妙剃髮出家于師子院,第二年受具足戒。出家後,明本白天耕種勞作,晚上參禪打坐,脇不沾席者十年。洞徹佛理,發言高妙,得妙公贊賞印可。原妙十分器重明本,認為在他的弟子中,“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他是繼原妙後,

元代最爲著名的臨濟宗師。

明本得法後，秉承原妙高峰禪師隱居苦修的家風，多次堅拒住持名剎，而往往“草衣垢面，習頭陀行”，強調出家人“當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重視真參實學，反對言語依解。在後期弘法的三十多年，明本深自韜晦，遊于江南各地，隱居偏僻山林，而中天目山則是他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由於他的高潔德行與深厚佛學修行，雖不住持名剎大寺，但學者莫不慕名蜂湧而至，其禪居之庵遂又成著名修行道場。他將庵居之地皆命名爲“幻住庵”，以警醒自身、激勵徒眾，要痛爲生死，真參實修，不應虛妄度日。

明本禪師畢生以清苦自持，行如頭陀，雖名高位尊而不變其節，風骨獨卓，眾望所歸。至於他激揚佛法，提倡禪宗，機鋒指處，使嬰之者膽喪，聞之者意消，無不心折膺服，被尊之爲“江南古佛”。當時公卿大夫，如徐威卿、鄭鵬南、趙孟頫、馮子振等，一聞其道行，便生崇敬之心，待觀其儀容，與之交談，無不欽佩仰慕，終生不改。高麗王以王室之貴，不遠萬里前來禮拜。元帝駙馬王璋也拜歸于明本門下，并引起朝廷的關注與重視。元仁宗爲天子時，就尊明本禪師爲“法慧禪師”，即位後，又贈明本爲“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又賜金襴袈裟；元英宗時，又賜金襴僧伽黎衣；明本圓寂後，元文宗又追謚爲“智覺禪師”，塔號“法雲”；到元順帝初年，更冊封爲“普應國師”，并敕令將其三十卷《廣錄》收入《大藏經》（《普寧藏》）。

明本禪師在禪學思想上繼承和發揮原妙“自然人無心三昧”的思想，對當時學人及師家的“只尚言通，不求實悟”的弊端及盲棒瞎喝一類的狂禪加以警策與訶責，他認爲：“如今禪學者

流，多是商量個語話，皆不肯回頭扣己而參。”（《示雲南福元通三講主》）曾批駁當時流傳於叢林中的諸多禪說，認為這些禪說皆是“情存取舍，意涉所依，用為機關，墮為窠臼”（《示嗣禪上人》）。同時，他對禪的體認，包括禪不離心、禪不離坐、禪戒一體的思想，將禪與心、禪與坐、禪與戒各自統攝起來，成為其獨特的禪法。此外，明本提出真參實悟的工夫論，他認為參禪以明心為要，若不經過一番徹悟，理論即使講得再玄也只是空談，對了生死毫無助益可言。另一方面，明本認為禪與淨乃體一而名二，兩者不可分，也無高下之分，儘力融會禪淨，並以禪宗的立場強調禪宗的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的思想。此外還將念佛與看話禪相結合，開啓了一條禪淨雙修的新修行方式。

明本盡其一生都在弘揚看話禪，弘此禪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對治宗門弊病，讓學人有個通往頓悟的下手處。他最常教人參的兩個話頭是“無”和“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對於參話頭的過程及結果，明本作了相當生動具體的譬喻與說明。對於修習看話禪的要旨，明本指出，應從根本處破除昏沉與散亂，在參話頭的當下，只許對話頭起疑情，而不可生起第二念，同時更須死盡偷心。如此，疑情方能有效生起並逐漸加強，直至最終將話頭參破，疑情頓消，生死明了。他的禪法不僅在南方叢林影響廣大，同時傳至北方乃至高昌的回鶻，甚至沒有信奉禪宗的雲南地區也自此引入禪宗，奉明本為“禪宗第一祖”。明本的禪法對海外影響也頗大，其中以日本為最，明本的日本弟子回國後逐步形成了日本“幻住派”。

至治三年 1323 八月示寂于天目山幻住庵，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廬，奉全身塔于西岡之上，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五。《中

峰和尚行錄》中記載,在圓寂前寫有訣別書偈,誡門人勿行世俗禮。圓寂后停龕三日,身體溫軟,顏貌不少變。有禪者乞剪爪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津出如生時。

明本禪師精於文書,善於詩文,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天目中峰和尚廣錄》三十卷、《天目明本禪師雜錄》三卷、《幻住庵清規》一卷、《三時繫念》之佛事和儀範各一卷。其中《中峰和尚廣錄》篇幅最大,收錄了明本的大部分著作。《天目明本禪師雜錄》收集了明本在《廣錄》以外的示衆、法語、偈頌、頭陀苦行歌、托鉢歌、懷淨土詩等著述,又稱《中峰和尚雜錄》,凡三卷。

《中峰和尚廣錄》三十卷,由其弟子慈寂編集,其刊刻流通則應早於元統二年(1329)。據虞集所著《智覺禪師塔銘》記載,明本所著《一華五葉集》及《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三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已勝傳於世。其中《一華五葉集》及《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三卷共十卷在《中峰和尚廣錄》卷十一至卷二十,《語錄》十卷應為《中峰和尚廣錄》前十卷的“示衆”、“小參”、“法語”等內容,《別錄》十卷應為《中峰和尚廣錄》后十卷的賦、記、箴銘、序、說、文疏雜著和偈頌等內容。而虞集《智覺禪師塔銘》撰於元統二年,可見在此之前《中峰和尚廣錄》已經編集且刊刻流通。

元統二年(1334),明本弟子慈寂(善達密的理)上表朝廷,請求《中峰和尚廣錄》特賜入藏,朝廷降旨准許刊版入藏,並於元統三年(1335)六月刊刻入《普寧藏》,但沒來得及廣泛流通,普寧寺及經版被毀,此事在徐一夔重刊序中有記載。《普寧藏》本除三十卷語錄、著述、偈頌之外,還在前面增加了善達密的理

的《進天目中峰和尚廣錄表》，《降賜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入藏院筭》、杭州普慶寺住持明瑞的題跋、揭傒斯奉勅撰的《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序》

據徐一夔重刊序記載，《普寧藏》經板毀后，有武牟之士張子華得《廣錄》殘篇，讀之惕然有省，由此與吳山雲居庵智嵩、慧澤二禪師商量重刊《廣錄》，於第二年完成，徐一夔為作序，時間為明初洪武二十年（1387）。

除雲居禪庵據《普寧藏》重刊本外，明初刊《磧砂藏》，收入《廣錄》，是在雲居禪庵的重刊本基礎上刊印的，其千字文編號為“韓、弊、煩”。《明初南藏》本，其內容及千字文編號與《磧砂藏》本相同，說明其版本同源於《磧砂藏》。《永樂南藏》本、《永樂北藏》本、《嘉興藏》本，其千字文編號均為“丁、俊、義”，而內容則基本上無變化。

除藏經版本以外，《廣錄》在元明清時期還刊刻過幾種單行本。最早的單行本即前面提到的早於元統二年的最早刻本，但此本現已不存。台灣台北國立圖書館尾殘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現存十七卷三冊）為元末明初刊本，是現存最早的版本。明末，法雲寺明覺禪師募緣刊刻的本子為明代大藏經的對校本。另外，姑蘇刻經處於光緒七年（1881）刻印五冊單行本，流傳甚廣。

除國內諸刻本以外，日本也對《廣錄》進行過刊印。其所知的版本為：1、五山本。刊印於日本南北朝時期（1331–1391），千字文編號為“韓、弊、煩”，應為《磧砂藏》本的翻刻本。2、古活字本。寬永四年（1627）由前建長寺規伯刊行。3、寬永六年（1629）本。4、寬永十二年（1643）京都村上平樂寺刊行本。5、《黃檗藏》本。寬永九年至天和元年（1669–1681）黃檗山萬壽

寺刊行,千字文編號爲“丁、俊、義”。6、鼈頭評注本。寬文十三年(1673)京都村上平樂寺刊行。7、《縮藏》本。明治十七年(1884)東京弘教書院刊行。8、《已續藏》本。明治三十一年(1905)京都藏經書院刊行。

相對於《廣錄》版本的復雜,《明本和尚雜錄》的版本則相對簡單。目前只有《已續藏》本,收錄於第一二二冊,編者不詳,約成書於日本后櫻町天皇明和六年(1769)。據此山玄淵的題跋,《明本禪師雜錄》原收錄《一華五葉集》,刻印《已續藏》時將其刪除,僅留序跋。題跋中也指出,《天目中峰廣慧禪師語》、《天目中峰和尚普應國師法語》的合集在編入《已續藏》前就已經存在,《已續藏》只不過將原來的兩卷更爲三卷而予以收錄。

此次校點《天目中峰和尚廣錄》,以《中華大藏經》(影印《磧砂藏》)本爲底本,以線裝書局出版的《永樂北藏》和文殊文化有限公司印行、藍吉富主編的《禪宗全書》頻伽藏本爲參校本。《天目中峰禪師雜錄》以文殊文化有限公司印行、藍吉富主編的《禪宗全書》已續藏爲底本,無參校本。

校勘採用底本與參校本逐字對校的辦法,若底本有誤而校本不誤,據校本更改底本,出校記說明;若底本、校本有異文而文義兩通,則出校記注明異文;若底本不誤而校本有誤,一般不出校記。底本中的異體字、古今字、俗體字,盡量更改爲通行字,不出校記。佛典中的一些生僻字,則予以保留。

校點中肯定還會有各種錯誤,請海內外學者指正。

邱 環

2013年3月于浙江工商大學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明) 慈 寂 等 編
邱 環 校 點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進天目中峰和尚廣錄表

皇帝福廕裏，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

臣聞佛之生去中國十萬里，其歿距今二千餘年，故傳道寢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眩誕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其的傳真悟、超然獨異於是者，實惟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智覺禪師中峰和尚明本。本承嗣高峰原妙，妙嗣仰山祖欽，欽嗣徑山師範，範於法系上泝臨濟義玄，爲十五世之祖，本距菩提達磨實二十九代之法孫也。

臣謹按：先師明本道德行業，衣被禪林，孤光絕響，振耀海宇。仁宗皇帝嘗遣近臣賜衣錫號，英宗在御渙汗繼述，恩數有加。及乎文皇，以臣先師之所素履，簡在聖心，於是賜謚與碑，謚曰“智覺”，塔曰“法雲”。今復際遇皇帝陛下聰明天從，聖智日新，道軼百王，皇建有極，崇信佛學，垂護正宗，遂敢輒冒天誅，復有懇請。蓋自達磨傳佛心宗，道盛東土，雖代有得法稱師者，然具大辯才、大智慧，於其教法扶衰拯溺、建正摧邪有功佛乘者，亦罕見焉。惟五季永明智覺禪師延壽，慨念天台、慈恩、